



繆思風采

## 再回首已是白髮斑斑

● 盧彥光\*

剪了一頭齊耳的短髮，我的思緒也返回青澀純真的年少時代。三四十年的歲月，聽起來似乎非常漫長；但在不知不覺中，這些時光卻如此輕易地飄然而去。若不是年輕時候的摯友說春節過後要到台灣來看我，我還真沒會意到三四十年就像一眨眼的工夫而已。想想上次見面的時候，我們都還很年輕，就像朴樹的歌《清白之年》中所唱的，「最初的那些春天，陽光灑在楊樹上，風吹來，閃銀光，街道平靜而溫暖，鐘走得好慢，那是我還不識人生之味的年代。……等待著那將要盛裝出場的未來。」那時候單純的我以為好朋友會美好的伴我一生，從來沒有想過每一個人有自己的人生軌道，人隨風飄蕩天各一方，傷別離呆若木雞。

我感傷著人生一世從身邊走過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會留下來常相伴，又有多少人映在心湖裡卻難聚首。分離的傷感讓我漸漸的不熱衷於結交朋友，一切隨性隨緣，淡然而無傷無感。事實上，自己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在別人的故事裡或是電影裡，看到年少分離的摯友老來重相逢，心中總會久久迴盪著溫馨且深刻的感動。

我從小在工廠裡長大，當時那群來自鄉間純樸的工人，以及來工廠實習的嘉義高工的男孩，是我思念的人。我們曾經熟稔如同家人，如今不知他們都去了哪裡，也許再也見不到了。想到這裡，心中不免隱隱作痛。我還記得那時候工廠裡的人很多，有大哥哥會為我手做漂亮的洋娃娃；也有人會把我抱到膝上坐著，參與盤坐一圈彈奏吉

\* 盧彥光，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他唱著《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等歌曲的夜間聚會；我也會被放在腳踏車前面的橫桿上，在嘉義市閒晃兜風，有一次還不可思議的被載去看一位剛升天而端坐在藤椅上好年輕的仙姑；我也常跟著大姐姐們外出玩樂，印象深刻的是去逛夜間的商展，黑暗中的燈光很有魅惑力，琳瑯滿目的商品中豔紅羽毛的髮圈令我愛不釋手；外出玩樂不能太晚回工廠，因為燒材火的熱水器提供的熱水有限，有一次我還被迫需要跟一位大姐姐一起洗澡，我還很小我無所謂，大姐姐尷尬的關掉電燈，我們在黑暗中洗澡，浴室太小撞來撞去的，忍不住爆笑；那時候工廠也會定期參加藝閣遊行，漂亮的大姐姐們會在裝飾華麗的藝閣車上展示工廠的產品，藝閣遊行的期間是我小時候最歡樂的时光。

後來長大一點課業也開始繁忙，在求學的路上也認識不少性情相投的好朋友。有他們甘苦與共的相伴，在艱辛壓力山大的升學路上，是無比幸福的事。他們無私的為我展示了自己的生活，豐富了我的生命，讓我明白除了求學讀書之外，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去追求的美好事物。我想如果沒有這群天使般的朋友，我的求學路會是如何困頓且孤單無助；如果沒有他們帶給我對人生的感悟，現在的我又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感激這群天使般的朋友。然而，他們也在實踐自己的人生追求中一個一個的翩然而去，像是追逐甜蜜花朵的蝴蝶，我虔誠的為好朋友祝福。如今再回首，這群朋友當中還有人常伴我身邊，這就應該要滿足了，太幸福了。

不過還是不免會在閒暇時光裡，偶而想起一些老朋友，常想著自己心中有多少思念的人，自己又會在多少人的心中被思念著。我很珍惜現在相伴的朋友，也很懷念如落葉飄散四處的朋友，想著有一天會有熟悉的身影走向我。在我六十多歲的今年，終於等到一位情深如姊妹的摯友遠道來相會，我很開心我也是她心中思念的人。我想這是人變老的好處，那些曾經有過深刻情感的朋友，老來也許會再次走向你且緊密聯繫，此人生一大樂事也。漸漸的一堆老朋友將再次重逢糾結在一起，開心。

